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百八十七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

書經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侍讀臣蔡揚宗

臣謹按天降下民作之君以統之而六合之廣億兆之繁君不能以端拱九重之身兼綜而遙制之也於是乎衆建庶官以分理之故南面而聽天下

之所托重而恃力者惟此公孤以及百執事耳相須甚殷責成甚大盖自有君臣以來明良會合類如斯矣稽古帝舜聞禹弼直之謨有感於臣鄰之義慨然形諸咏嘆者抑何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今夫國家設官分職所為内外不一其人大小各殊其等者寧第以紆青拖紫矜名位之榮已哉固將謂時亮天功咸熙庶績用佐乃辟永康兆民盖百爾非徒具位一人實嘉賴之者也故曰臣哉鄰哉

也人臣筮仕登朝所為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學者豈徒垂紳委珮周旋堂陛之儀文已乎亦惟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虔共爾位以事一人葢夾輔不遺餘力斯夙夜無曠厥官也故曰鄰哉臣哉也

臣竊由是而伏思之夫相臨之謂臣而尊卑之分定矣相親之謂鄰而上下之氣交矣尊卑定則百僚庶尹凛然於義之無所逃上下交則宮中府中肫然於情之不可解體統顯為維持精神黙相契

合將大順大化始於堂廉達於四海矣夫天澤曰履蓋言分也地天曰泰蓋言交也而帝舜一二言中固已包舉靡遺豈獨危微十六字之心傳足為帝王之大法哉當是時水土平九功叙禹臯稷契陳謨交贊師濟盈庭矣乃猶情殷交泰倚重臣鄰言之不足往復流連千百世之下猶將如聞其聲企中天而生愾慕而爾日在廷之親承德音者其感激思奮之忱又當何如耶蓋聖人在上兢兢業

業勑天命代天工都俞吁咈歡然無間故一矢口
間而推心置腹之誠積極而彰反覆難罄眞有出
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者此君臣相與之際所以
光昭典冊也與

書經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檢討臣陳世烈

蔡沈曰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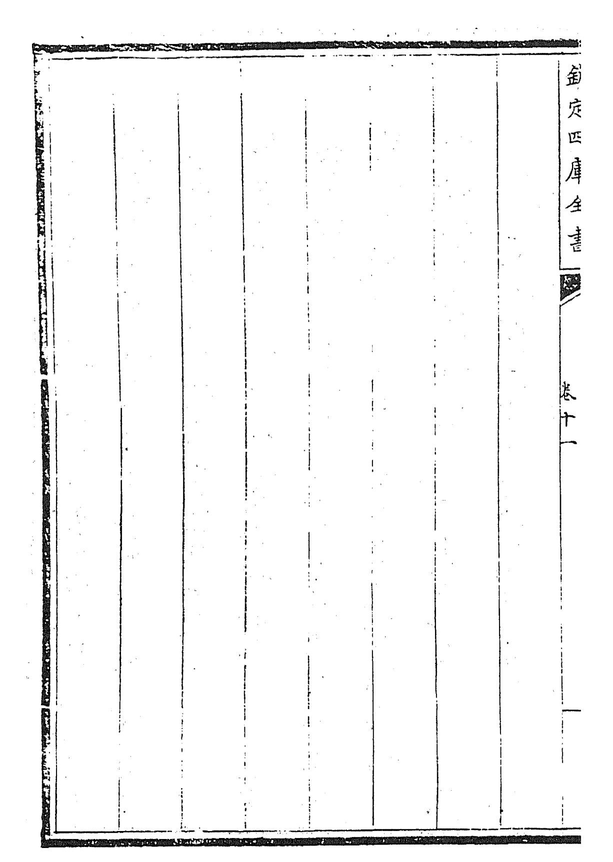
臣謹按上文禹言弼直其所歸重在君舜此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有感於弼直之語而其所倚重在臣故有其臣者斯有其職必能無慚於職然後無愧於臣則弼直之義所係匪輕而為臣者宜

早夜修省以上慰人君寵任之思也蓋自古帝王圖治其總而成之者一人之身其分而任之者羣工之力所以君臣之道相須甚殷此元首股肱千載仰明良之盛也但君之任臣者原有重望於臣臣之事君者何以仰答於君如謂布列庶位濟濟師師即為臣也國家奚賴此臣哉夫我后聖明固已動無過舉然因事進言則有裨實多故輔弼者臣鄰之義贊襄者左右之職誠信未孚非所以為

臣也拜獻無資非所以為鄰也則所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可得而釋其義矣天威咫尺常懷悚惕之思苟非聯以一體之誼則臣心無由上達臣哉鄰哉正親而近之使有以相聯也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非即君臣相依不容稍有間隅者乎若夫朝夕納誨所以匡君之不逮倘居輔弼之位而惟是左右進退於其間豈所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乎果居其位者盡其忠而思

日贊贊思日孜孜不僅循分供職之為實有正已正物之槪庶合於鄰哉臣哉之㫖矣然則尊卑原有定分上下各有至情分不可以過嚴一於分則離情不可以過流一於情則褻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也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也凡此皆弼直之義固其重而不可忽者耶總之卿尹庶僚臣有職分之不一然竭誠効忠皆有自盡為臣之道勿瞻顧而存遷就之念勿黨同而生附和之私勿避忌

而有隱匿之情勿模稜而持兩端之見勿迂疎而逞偏曲之論勿揣度而蹈迎合之習此則身家非所繫戀爵祿非所顧惜於以承弼一人又何愧於翼為明聽之佐耶可見臣道原不易副而能實盡弼直之義者乃所以為臣也凡為人臣者是烏可以不自勉歟



書經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編修 臣 何其睿

臣謹按此帝舜保治之心而專股肱之責也天下之望治無已時聖人之致治無滿念道有進退進之極而見益即損之所由基機有張弛張之甚而見强即弱之所由伏從來極隆之朝上與下各有不可必致之懼故幾康審而百族之情形愈廹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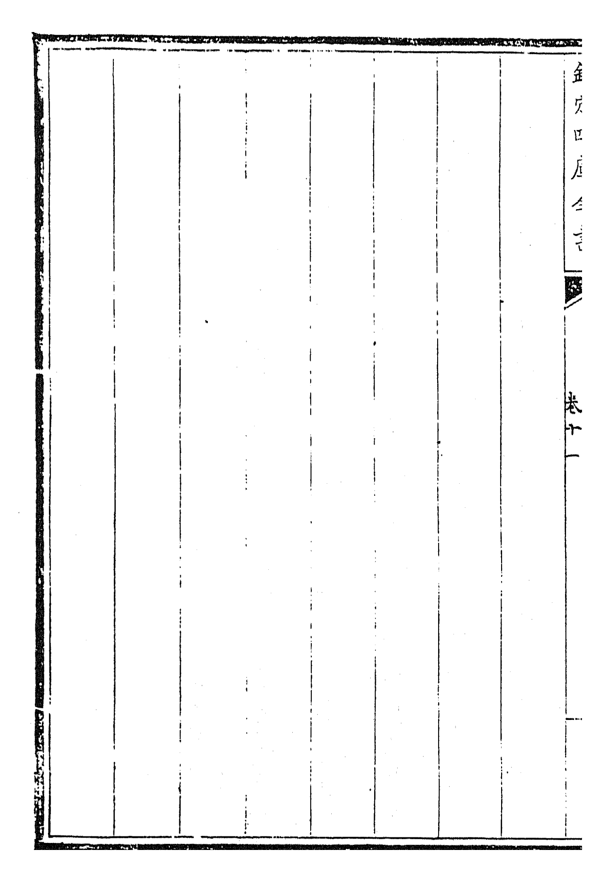
嘉集而一念之靈承甚微四方之民沐浴歌咏方侈繪夫日星麟鳳之色九閽之地都俞吁咈仍共策以亨屯出險之功夫非聖人之過計也前有開以觀勲之放道在協其欽後有承以底華之重道在融其亢以故憂危不生於境而恒生於心境有盡而心無窮也拮据不見於形而常存於神形有岐而神無間也以綏兆人以康四海將多於前功而垂諸後世一本惕厲為發皇而已矣斯時也上

行意下行事宅揆者敦誠於職要承流者殫力於職詳臂指之使一脈相將展布之間文武惟用自亮釆之司以及浚明之寄由郊畿之近以達侯甸而遙内外相承規矩不忒其於禮樂兵刑生聚教養之地酌盈劑虚以上襄一人巡省之所不至而深宮夙夜運量從容遂得進斯民於襁褓而攝四方於跬步所謂通天下於一身者此也夫民至散也四方至遠也生理待復生計待遂非一手一足

之烈也明無不灼而容有目不能見之情聰無不聞而容有口不能籲之狀又況微之必至於著而小之必至於大也匹夫梗化憂及一方一事未和厲階百度此君之所為業業即臣之所以孜孜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又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翼為之力也而股肱有專責矣由是觀之臣隣之極常勞補救於匡勸道德備則翼為有地也歌叙之餘不忌篤棐於盡瘁志業合而兢業有加也

從來極隆之朝固上下交相濟以成其治也而恭

已南面豈徒高清靜之名者哉



書經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編修臣雷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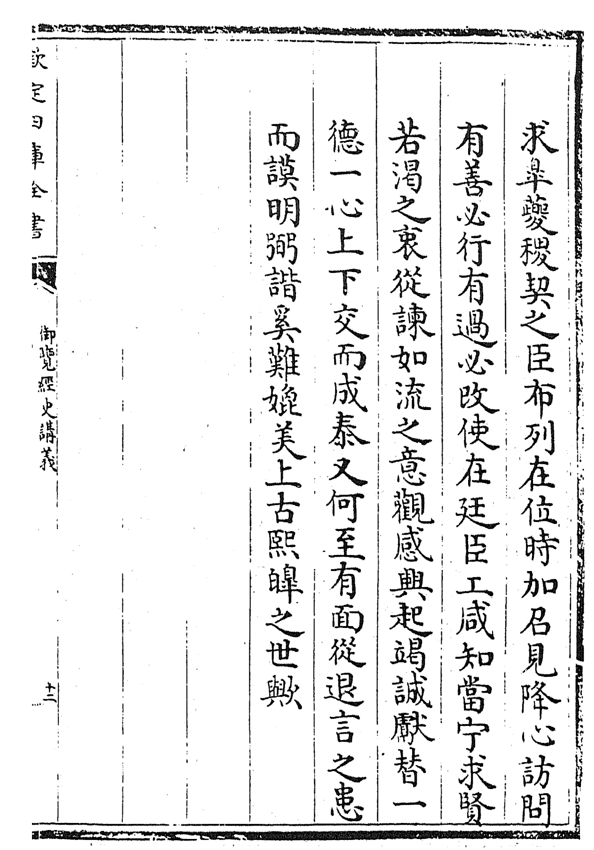
呂祖謙曰舜非有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諸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謹按自古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為聖世雖已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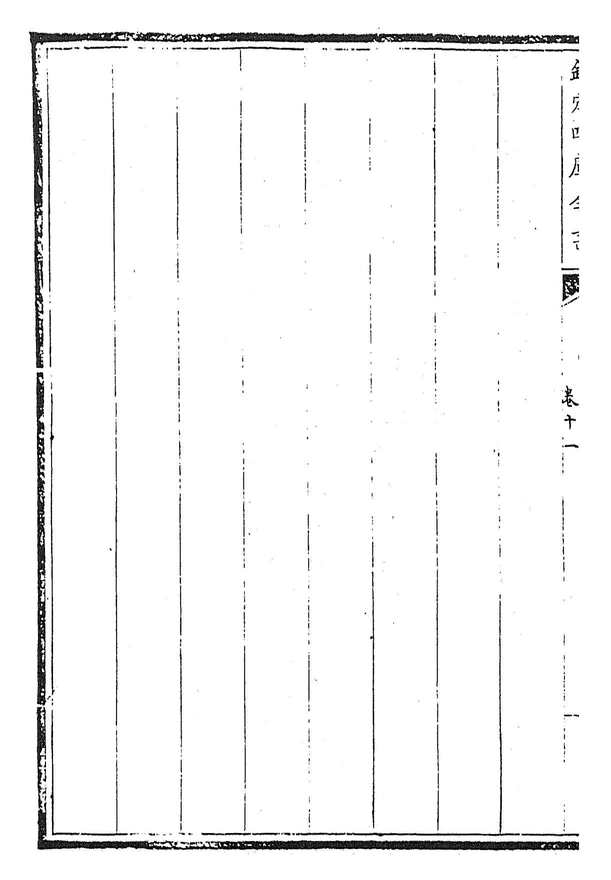
而時切顧治之思事雖無過而時切聞過之念如舜之於禹豈不信其直言無隱而猶以面從退言為戒蓋其心之冲虚懇摯實資股肱耳目以共亮天工恒恐萬一有過而不自知臣下知之而不以告則性情嗜好之有偏用人行政之有失幾微不謹動關國計民生之休戚為臣者無以欽四鄰即為君者無以撫萬邦也夫為君欲其臣無面從退言必使其無毫髮忌諱之心如陸贄所謂諫者多

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
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則人亦何憚
而不以直言自見甘心為諛佞容悅之歸也三代
以下漢文帝凡遇日食水旱疾疫之災未嘗不下
詔求言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以受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見多失舉措太宗知之見人奏事必假
以辭色冀聞規諫每諭臣下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此漢所以致刑措之休唐所以致貞觀之治也然文帝天資近道惜乎天德王道之精微缺焉不講未免安於黄老之清淨太宗内行既不如文帝觀其退朝怒詈魏徵為田舍翁幾難恐受則其樂聞讜論不免矯强外飾未必出自中心之誠然而史冊已傳為盛事後世且述為美談况乎以大有為之主體大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之心以為心智周萬物而常苦其不逮明見萬里而猶慮其多蔽



求皐夔稷契之臣布列在位時加召見降心訪問有善必行有過必改使在廷臣工咸知當宁求賢若渴之衷從諫如流之意觀感興起竭誠獻替一德一心上下交而成泰又何至有面從退言之患而謨明弼諧奚難媲美上古熙皡之世歟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檢討臣伊興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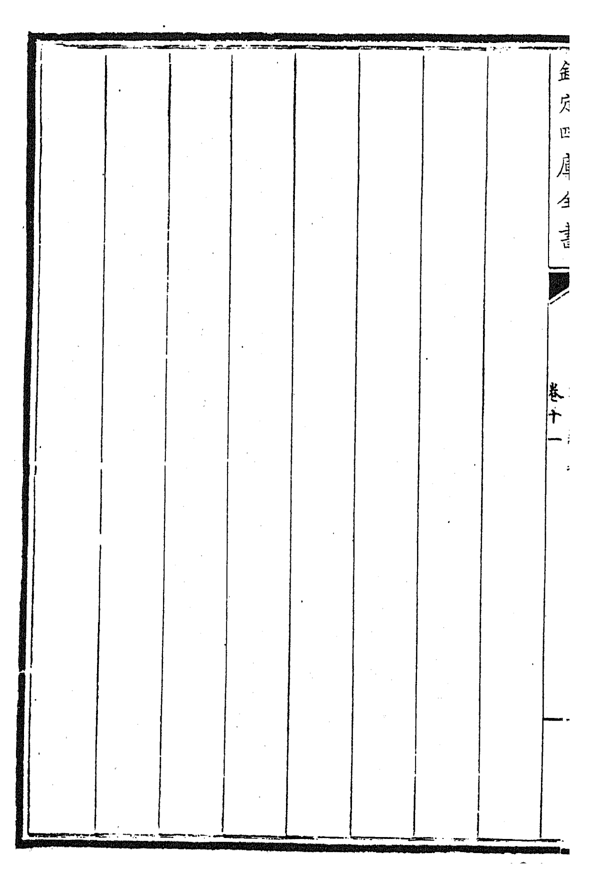
臣謹按朝乾夕惕帝王時深無已之思保泰持盈

國家當有未然之慮晏安不可以自恃君每責成
於臣臣亦責成於君逸樂非所以圖功已安更求
其安已治更求其治粤稽往聖先後同揆其殷殷
咨儆之辭載在簡編者不謀而合此所以熙庶績
而亮天工邁千古而獨盛也有虞之世上有聖君
下有良佐都俞吁咈師濟盈廷至命夔典樂之後
功成治定禮備樂和可以揮琴而理矣況其時鳳
凰來儀百獸率舞太和翔洽休嘉疊應君若臣何

所用其咨儆為乃喜起賡歌炳炳琅琅垂耀萬世
帝舜之意以為天道難諶可戒而不可恃也頃刻
畏懼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幾微敬謹之不至
則玩忽之所由生皋陶之意以為君為元首宜先
而不宜煩也法度之已定者慎守之斯無紛更之
患事功之已成者數省之斯無欺蔽之虞當極盛
之時而憂勤惕厲至形諸詩歌上下交勉此有虞
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歟三代而降首推貞觀令

德善政相望於冊其所以致此者盖有道焉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對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其君臣告戒之言宛然虞廷咨儆之意故史稱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夫帝之歌歸重於臣所以策股肱之效臯陶之歌歸重於君所以盡責難之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者固不可偏廢也究之人君

一日二日萬幾諸臣不過分翼為明聽之任若宥密之際無一時而不致其糾虔無一事而不深其謹凛默默自喻有非臣工所可共曉者且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要必君能得人而後臣始得以行其所學則臣之艱又無非君之艱也為君者既克處其難為臣者皆敬體此意於以修人事而勅天命自有以致明良喜起之休矣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臣謹按自古郅隆之世必君明臣良上下交泰而後克底乎致治保邦之上理也顧君臣一體或宴

饗以聯其情或詩歌以紀其感稽之往古史不絶
書求其因閭巷之豐登鳴堂廉之豫順笙簧酒醴
悉形其體國經野君咨臣儆之深心者每罕覯焉
緬想虞廷上有濬哲文明之主下有翼為明聽之
臣其時禮明樂備府修事和集二十二人以時亮
天工固非徒以賡歌拜颺侈一堂之景運而敬天
勤民之隱念未嘗不協諸磬管播之咏歌以誌其
交相勸勉之忱迄今讀帝舜之歌曰勅天之命惟

時惟幾蓋勑時幾則股肱以喜元首以起而百工
以熙也維時臯陶覩時雍之盛美導賡拜之休風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夫興事易於紛更則守憲
以遵其度興事或至怠逸則屢省以集其成一則
曰欽哉再則曰欽哉者見君臣憂勤惕厲總此敬
之一念相為始終臯陶於是續帝歌以成其義所
以開千古泰交之隆而肇萬世明良之盛也厥後
商之咸有一德對揚休命周之歌蓼蕭賡天保游

魚樂其在藻鳴鹿美其食苹推之慶豐年而烝髦士美哉其有賡拜之遺風乎至於柏梁聯韻甘露陳筵引簪笏於瀛洲歌秋風於汾水芙蓉仙蕚賞御苑之飛花碧水澄潭聽鈞天之雅奏大抵鋪張揚厲之意多而非念切生民深有關於旰食宵衣之至計也惟夫泰階啓運

聖主垂裳無逸久陳於松軒豳風更繪於紫殿念豐年稌黍載以詩篇偕百爾冠裳錫之酺宴君歌臣答

無非明良喜起之休鼓瑟吹笙不忘都俞吁咈之意凜天命而切民依勑時幾而康庶事固將邁漢唐軼商周媲美於虞廷之盛也豈不懿哉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編修臣朱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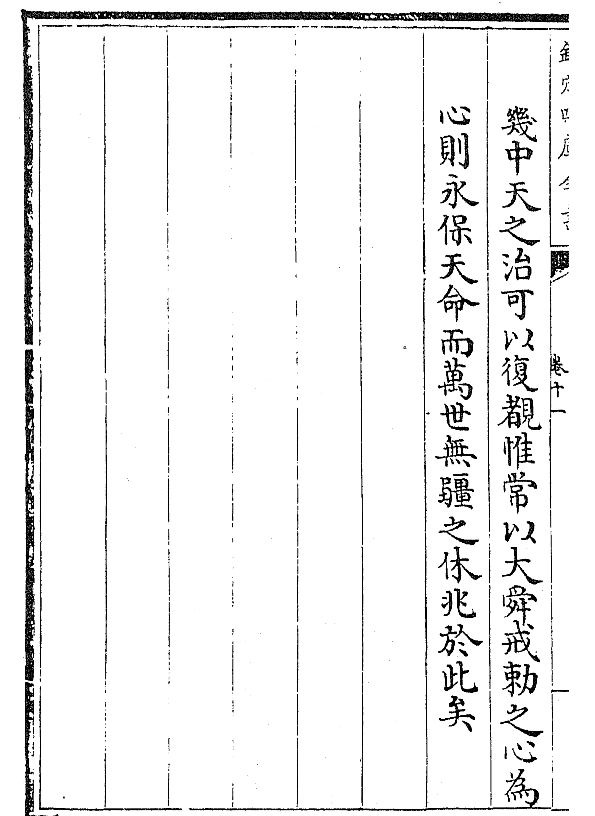
蔡沈曰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盖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謹按聖人之學莫大於敬而敬莫大於事天所謂戒勅者敬心常存耳帝王受天位享天祿代天職無時而不與天命相流通即無事不與天心相感應敬天者非徒兢兢欽若之文也更不待有怠渝之象始為謹凛也夙夜宥密中無在非翼翼之小心故雖運際中天道治政治而孜孜保治之意猶刦毖而不敢忘大舜所以將欲作歌而揭其要曰勅天之命也當舜之時天地平成矣府事修和矣

太和翔洽至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可不謂盛治歟乃益之戒舜也則曰儆戒無虞禹則曰無若丹朱傲臯陶則曰無教逸欲有邦夫以大舜之聖豈猶有傲與逸欲之患哉然頃刻不慎而怠荒以開幾微不謹而禍患以伏葢天下治日常少幸而治矣則永保為難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動色相規君臣同一兢兢耳是必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端夫勑命之原由是謹幾慎動時存不敢荒寧之意

以之修己則所其無逸莊敬日强也以之事神則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也以之臨民則凛乎朽馭顧畏民碞也以之治事則雖逸勿逸雖休勿休也至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則真無時無事之不敬而保泰持盈之道在是矣易曰安而不忘危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故商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周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蓋誠見敬為基命之本而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致

治保邦與天無極若總不外此戒勅之一心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太宗亦惟有見於勅命時幾之旨故貞觀政績紀美史書而為三代以後之賢主且夫為人君者莫不欲以堯舜自期為人臣者亦莫不樂生堯舜之世以觀德化之成幸當天心之眷顧方隱宇宙之昇平有象庶



幾中天之治可以復覯惟常以大舜戒勅之心為心則永保天命而萬世無疆之休兆於此矣

書經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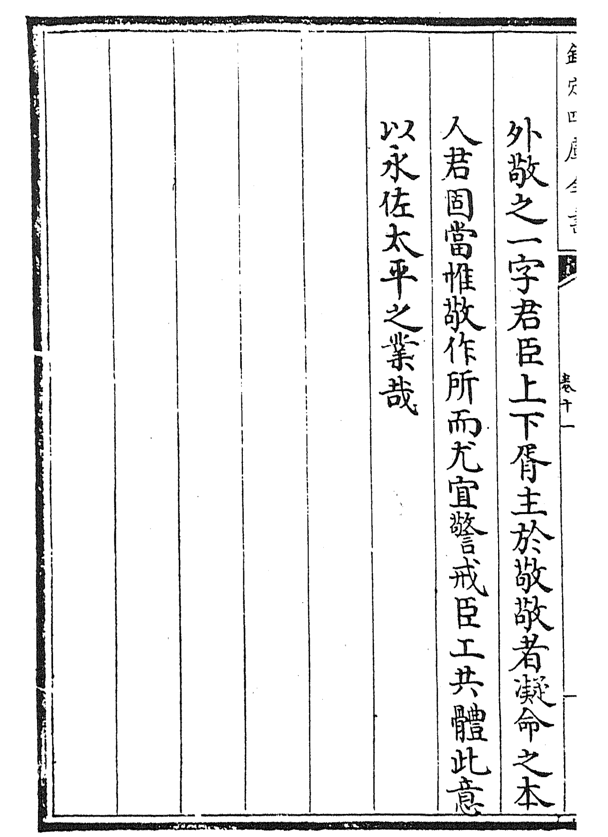
蔡沈曰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

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欲作歌而先
述其所以歌之意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
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
臣謹按虞帝此歌見勤民為敬天之實而責人臣
以輔治之勤也是時平成奏績府事修和師濟盈廷
嘉祥畢至正中天景運極泰之時也然極泰之時
亟宜思保泰之道所以然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一念之敬肆天命去留分焉使謂太平已致可以

坐享其成君或生逸豫之心臣或起廢弛之習雖治具燦然畢張而精神血脈之間已有貫輸不到之處敬則為道心肆則為人心即天命去留之介惟聖人至誠無息與天行同其健直無一刻間斷在在與天命呼吸相通曰明曰旦出王游衍何處非天則安敢有一時一事之不敬乎虞帝此二語實萬古人主保泰之要道厥後禹之不自滿假湯之顧諟天命文之不敢康武之敬勝怠皆此惟

時惟幾之旨也然人君敬天以實不以文故勤民乃敬天之實人君一身不能獨為理必分其任於羣臣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可見君之與臣一體相關人臣狃於目前而忽於遠慮樂於粉飾而憚於憂勤則於朝廷政事必有因循廢弛之漸大臣玩愒小臣亦相與觀望效尤而偷安惰窳之習相率成風矣所以虞舜作歌而首責股肱以喜喜非好事邀功之謂乃其一點忠君愛國之心發為奮庸

明作之氣懽欣鼓舞趨事赴功而恐後股肱如此自然朝廷清明紀綱整飭而下之官師庶尹亦能恪恭震動以效其績吏治則民安然後天命可以永保而勿墜矣此舜以保泰之責屬望其臣而諄諄於居翼為明聽之任者也舜非舍己而委責於臣言此者所以深著君道之立係於臣職之修君臣一體皆有祈天永命之理當交勉勿怠也時時以天命自凛自無怠荒之得乘舜言勑天之命不



外敬之一字君臣上下胥主於敬敬者凝命之本人君固當惟敬作所而尤宜警戒臣工共體此意以永佐太平之業哉

書經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左中允臣于敏中

蔡沈集傳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

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臣謹按有虞之世君明臣良百工熙庶事康猗歟偉歟治化之隆何施而臻此然而舜當其時撫已成之治彌深保治之思以一心默契夫於穆之原而即以一心潛運乎天下之上觀其載歌喜起時推本於天命時幾者何惓惓也今夫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天命之係於君心惟聖人知之亦惟聖人勑之勑也者飭也警飭而不敢廢慢也其義又為

誠為正為固誠則純其心而無間正則平其心而無欹固則堅守其心而無出入故勅之云者有靜存動察之心有遠觀近取之心有謹小慎微之心有涉氷馭朽之心若治物然備而無虞若治器然整而勿壞夫是之謂勅也盖天命至微惟勅之而有以系乎其微天命至鉅惟勅之而有以肩乎其鉅勅之時義大矣哉而即申之以惟時惟幾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明其難得而易失則必有先時之防有及時之慮有後時之思明其吉凶之先見則必始事而審其萌臨事而致其懼終事而狃其流且時不在久也須臾不謹而往者莫續來者難乘幾不在大也纎悉不嚴而一節偶疎萬端皆累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其惟時之謂乎繫辭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惟幾之謂乎善夫陳氏經之言曰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幾蓋天

不可知時即天命之盈虛知時則知天矣天不可見幾即天命之消長見幾則見天矣惟能知天而時時以凜之大人之所以弗違奉若也惟能見天而事事以敬之王者之所以財成輔相也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此天命之所以常集歟臣因思夫典謨所載大抵皆臣勗君之辭而此獨君勗其臣作書者以是篇繫虞書之終有以知當日地平天成六府修三事治明刑弼教禮隆樂備皆大舜

勑天之心基之既久而措之裕如者也故將作歌誌感而言之深切著明若此乃臯陶一聞帝歌颺言拜手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又即取帝之勗臣者進以勗帝可見有虞君臣元首股肱交相勸勉總一勑天時幾之義與爲終始也夫

書經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監察御史臣張湄

蔡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謹按從來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虞書之言天

者屢矣而皆不離乎人事曰天工人其代之是即以人工為天之工也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即以人道為天之道也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是即以人之典禮為天之叙秩也古聖之言天深切著明類如此不亦大異乎後世之求諸幽渺怳忽測諸讖緯術數者歟而茲所謂天之命者亦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在莫非命之所在然則勅天命

要不外顧民碞而已矣天不遺艱大於燕安之朝而每責憂危於盛明之世故庸主恒逸聖主恒勞然天之儆聖君或弟在黎民阻饑下民昏墊之始而聖君之勑天更嚴於庶績咸熙四方風動之餘故治愈求治安愈求安人以為天日監在兹也而聖人并不言日而言時時之云者一息雖寛夙夜旦明刻刻皆臨質之候與時偕行者固宜惟日不足也人以為天體事咸在也而聖人并不言事而

言幾幾之云者睹聞未接屋漏隱微念念皆感應之端知幾其神者不徒臨事而懼也不然日出肅冕暮則弛之火在修容闇則滅之謂之勑天可乎郊壇飭典爾室斁之牲璧告虔衾影負之謂之勑天可乎自來人君不畏於天者有幾哉皆修其文而不修其意則雖祈穀於元辰瞻星於五夜皆非時也遇災而減膳撤懸聞警而責躬罪已皆非幾也蓋時者無定者也見為有定而勑之則其勑已浮

幾者未發者也待其既發而勅之則其勅已緩是故善承天者處無虞常若有恐居幽獨不異大廷一動必書一言必記慎於出王游衍銘諸户牖盤盂存其心養其性全無忝所生之本視無形聽無聲竭孝子事父之誠雨暘燠寒之徵感召自我向背順逆之效取象惟人凡夫衣袽馭朽履虎涉氷之怵然為戒者其端至繁其功最密而總不越以敬作所以止為安昔禹之贊舜有曰惟幾惟康非

即時幾之義乎又曰惟動丕應徯志天其申命用

休則敬天之心以勤民為要也詎不信乎

書經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編修臣秦勇均

蔡沈曰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盖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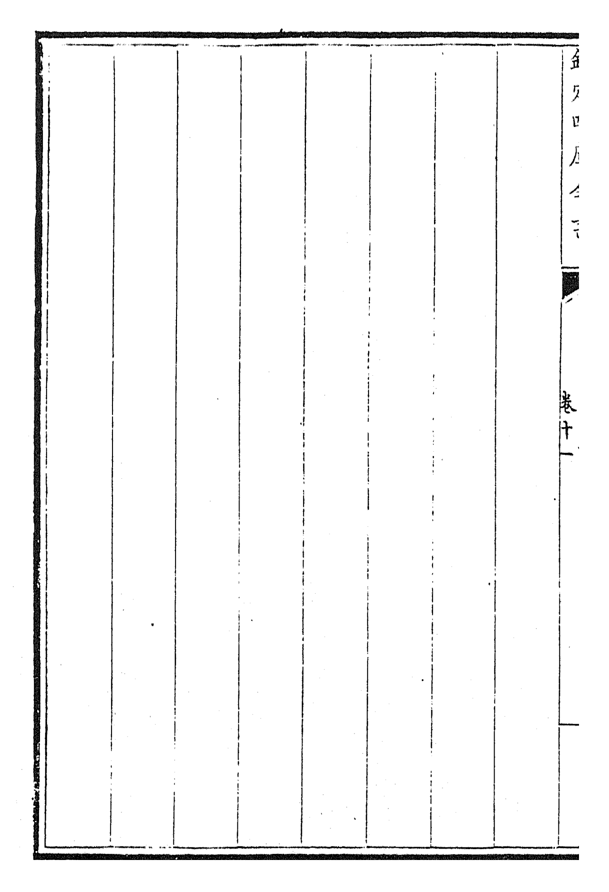
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臣謹按臯陶所言欲虞帝以一身為百官之倡而自始至終無一息之不謹也蓋人君代天理物於是乎有事一人不能獨理其事乃分任之内外臣工則人事莫非天事也今夫春之發生即天事之興也冬之歸藏即天事之成也其中陰陽迭運五行順布秩然有條而不紊即天事之憲也虞帝言勑天而臯陶即指勑天之實以動帝念曰興事曰

慎憲曰省成無事而非勑天即無時而非勑天也夫事不興則無以奉天之時而才不斂於法又恐矜躁之患生事不成則無以亮天之功而實不稱其名又恐虛誣之弊起惟以勵精圖治之意貫徹於率由舊章之中因即以月要歲會之思維持於建立新猷之内則道有相濟而功實相因也而所以握其樞機立之凖的者惟在率作之大君蓋有遞為率作者則九牧之事倡於六卿百官之職統於

冢宰是也有獨為率作者則四海之業肇於一人
大廷之治本於深宮是也此非可恃意氣為鼓舞
非可恃法令為糾繩惟恃此心之兢兢業業以開
天下之先持天下之後而已臯陶拜稽以致其敬
颺言以達其誠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古大臣
責難於君者如此而臣竊於此得用人之道焉蓋
人臣不能興事而因循以便其私者其人必委靡
也不能慎憲而紛更以行其智者其人必煩擾也

不能省成而粉飾以掩其短者其人必浮偽也人君果能率作於上而凡内外臣工之克殫其誠克奮其才者自勸勉於不衰其不能急公不能勝任者即澄清其流品此即考績黜陟之方進退人才之準也夫必率作得其道而後可用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則庶績之張弛百職之勤惰皆視君心之所向也可不敬哉



書經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右中允臣于振

蔡沈曰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

臣謹按自古帝王未有不君臣相戒而能相與有成者也唐虞之世中天之盛而上之戒其下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下之告其上者

則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于樂又曰毋教逸欲有邦無曠庶官此數言者後世明哲之主皆知勉焉而禹臯諸臣顧動色相戒於無事之日者誠以元首股肱相為一體安危之理判於幾微不可不審也且即以賡歌一節言之當是時地平矣天成矣禮明矣樂備矣可以揮絃而理無為而治矣然而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先股肱於元首者蓋以臣鄰之誼望臯也

臯之賡歌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

即繼之叢挫情墮之戒誠所謂忠不忘規愛君之

至也自古交泰之風莫盛於唐虞之時而沓儆之

風亦莫盛於中天之世 臣嘗就其辭而繹之盖所

謂明也者非苛察之謂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

鏡之在懸萬物不能遁如日月之照臨容光無不

被惟精惟一以用中於民故四海雖遠若坐照焉

惟時惟幾以敬天之命故萬幾雖廣若數計焉駐

纊塞耳而不失其聰冕旒蔽目而不失其明用此道也良也者亦非寡過取容之謂也一德一心勿欺勿二職所當為則必為此小臣耳有功不居而朝夕左右思所以輔成君德焉事有當言而盡言此具官耳不動聲色而維持調護思所以致主太平焉公爾忘私國爾忘家非不愛其身家也所憂者一念之自利即害於公一事之沽名即害於國上不負君下不負學非自矜其學術也所懼者愛

其身而旅進旅退負君也即所以負學換其術而邀寵固寵負學也即所以負君軒冕懸於前而紛華勿慕雷霆震於上而精白勿移用此道也康也者亦非近功小喜之謂也朝廷清明四海無事而萬幾在御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馬金革寢息耕鑿不驚而萬物一體惄然恐一夫之失所焉正朝廷以正百官持盈保泰慎始敬終而事之弗協於道者寡矣正百官以正萬民表正則影直大法則

小廉而民之不被其澤者寡矣垂裳恭已而非即於宴安一堂賡拜而不忌夫咨儆用是道也若夫三代以下泰交之盛則莫如漢唐矣竊計兩朝之中明良之會又莫盛於文帝太宗矣自昔論人臣納忠於君者在漢則首稱賈誼劉向在唐則首稱魏徵陸贄然臣以為為劉向陸贄易為賈誼魏徵難何則劉向當國勢下移之日慷慨救正不避艱險陸贄當國事搶攘之際危言正論愷切敷陳此固

事勢所當然忠憤之所激發者也凡有至性者皆能為之若賈誼之所事者文帝魏徵之所事者太宗也文帝之時可謂已安已治矣太宗之為君可稱無怠無荒矣而此兩臣者陳善閉邪防微杜漸一則痛哭流涕燭事於幾先汲汲焉累牘連篇常若禍機之不可測一則反覆批鱗懼衰於末路皇皇焉提撕警覺惟恐盛事之弗克終而兩君者如水之從繩如海之善受忠言逆耳而不以為忤勿

蕘過計而不以為迂用能身致太平刑措而不用
美哉元首明股肱良而萬事康者此之謂也雖然
文帝躬致太平而於禮樂之事謙讓未遑身衣澣
濯惜露臺千金之費可謂恭儉之令主矣而愛黄
老之術儒風不振論者惜焉太宗孜孜納諫出後
宫女子至三千人尤人所難者魏徵既没而侈心
遂萌窮兵黷武為盛德累則甚矣明良遇合之難
而叢脞惰墮之易也是故郅隆之主緝熙宥密夙

夜劼毖而不敢康輔弼之臣啟心沃心朝夕納忠而勿敢怠此物此志也夫

書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監察御史臣李惊

蔡沈集註曰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臣謹按禹之治水也八年三過克奏平成厥功偉矣然人第知禹之功而不知其本於德人亦共知

禹之德而不知其本於敬惟本此敬慎之心以運量於鉅艱之際故芟大患興大利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念何事可忘也此心何時或釋也試觀禹之自言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斯言也其在水土既平之後乎 臣以為鯀之績用弗成者亦惟此不祗之故耳持其予智自雄之習以與事相抗衡則其氣浮浮則慮患不深而聰明易入於岐途逞其堅强悻直之才以與衆相拂戾則

其志驕驕則羣益未集而偏才多撓於獨任惟禹
其知之是以不患其事之艱而惟慮其氣之浮不
憂其功之難就而惟懼其志之多驕凜欽若之衷
以挽天運之艱則氣化且自我而轉移深朽索之
懼以救人事之失則羣情咸由我而奠定人曰疏
瀹互施排決異用力何勞也而禹惟本之以欽承
則胼手胝足憂勤以惕厲而彌深人曰三壤有賦
九式有經功何神也而禹惟矢之以飭密則柬漸

西被聲教偕純修而並懋是知禹之功禹之德為之也禹之德禹之祗致之也而史臣則詳書於敷土隨刊之後者何也蓋禹之心固無時之或懈而敬之德實無一之可離始之拯溺亨屯若此德而後之持盈保泰者亦此德始之蓋愆幹蠱者此德而後之整躬率物者亦此德禹之祗德夫固合初終貫顯微統上下該幽明而一以貫之者乎然則由是以推彼天下之潰堤決防予人以區畫者寧

僅水之足患而敬德之夷險抒艱先天下而作之則者又寧僅禹之治水為然哉史臣於水土既平之後而詳書禹祗德之言也其示人意深遠矣

書經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侍講臣任啟運

蔡沈曰不近聲色不聚貨利非本原之地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得其當臨民之際能寛而不失之縱仁而不失之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

陳櫟曰湯所以克寛仁實自不邇殖之無私欲始德懋以下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

陳雅言曰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者臨民之際豈能無愧哉以此見人君一心為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臣謹按稱湯之德至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可謂至矣而必先之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蓋人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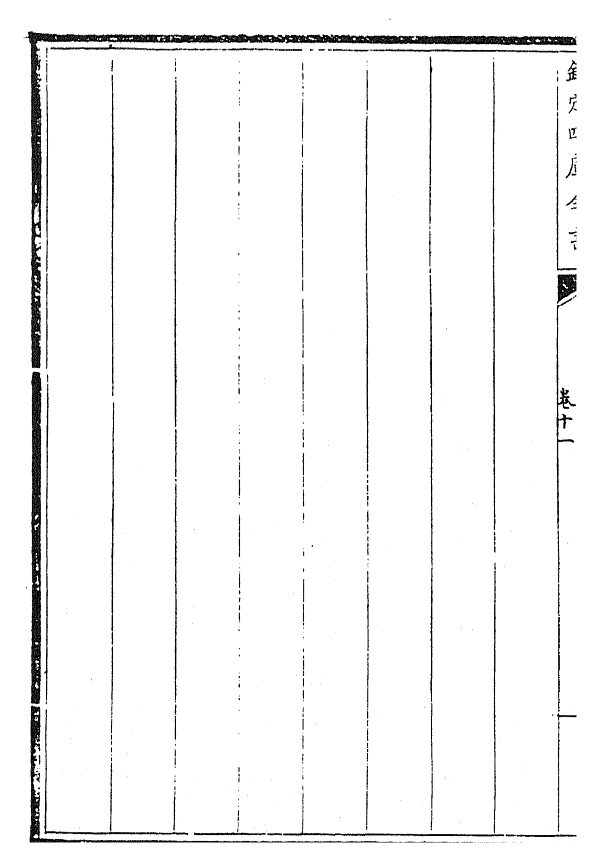
心百官之所待照也萬幾之所待理也譬之明鏡一塵之不集而後其照全偶有一物之翳則明有不照之處而用人處已皆不能無悮矣故所謂聲色非必若鄭衛之音燕趙之女恒舞于宮酣歌于室也所謂貨利非必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人以賄進政以貨成也凡一切可喜之事可樂之物其與吾耳目為緣者皆聲色貨利之類而吾心清明之翳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吾身耳目

之物皆與聲色貨利為緣而聲色貨利之物又曰與吾耳目為誘嚴以防之猶懼其引況可曰是區區者何足以為吾清明之累而遏之而殖之乎微塵集而鏡已失其明纖欲滓而心已失其虛心不虛即不靈而天命已汩其原率性已違其則如是而求用人處已之各得必不能也邵子曰情之溺人也甚於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

心從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傷則性從之矣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從之矣夫食味別聲被色固人所以生乃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不謹之於微戒之於漸且曰是區區者何足以為累馴至於傷吾身傷吾心傷吾性并用人處巳之道無所不傷是以載舟者覆舟也可不為大懼哉古之聖君知其然也謹之於至微戒之於漸習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寢食起居罔非納誨在輿有旅賁之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瞽史有教誨之道暬御有誦訓之箴與其以聲色樂吾身何如以規誨養吾心與其以貨利奉吾身何如以理義飫吾心如此則何人非師何人非保是惟無過過必不貳湯之所以用人惟巳改過不吝由此道也抑湯之所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又有本焉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孔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也者親之枝也性也者天之命也一失其身不可

謂事親一失其性不可謂事天試當悅聲怡色玩貨美利之際惕然自問曰天之所以命我者何如將必有如春氷之履而絶去之惟恐不速者而敢適之而敢殖之耶故用人臨政以不邇不殖為根而不邇不殖尤以顧諟天命為本



書經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侍講臣張映辰

蔡沈曰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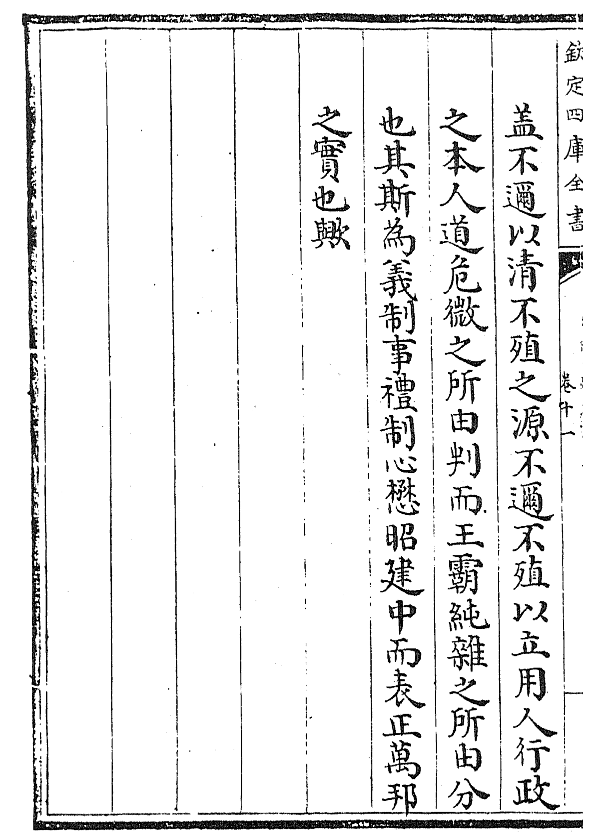
臣謹按自古帝王御世之道曰知人曰安民必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曰日新必以清心寡欲為本未有不屏聲色卻貨利而能盛德大業光昭天地垂範古今者也即以漢唐令主言之武帝雄才大畧自非文景所及致治顧遠不如者此寡欲與多欲之相懸萬萬也唐太宗貞觀之治比隆文景矣以視三代又遠不如者此有欲與無欲之相懸亦萬萬也夫君猶表也天下之治猶影也不清心寡

欲以澄其源即用人行政事事彷彿古人尚不免為雜霸況源不清流必不能不濁乎仲虺之稱湯也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此知人之哲即伊訓所謂先民時若與人不求備太甲所謂旁求俊彥立政所謂克用三宅三俊孟子所謂立賢無方也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安民之惠即伊訓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太甲所謂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商頌所謂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也曰改過不吝此日新之德即伊訓所謂檢身若不及太甲所謂昧爽丕顯懋敬厥德商頌所謂聖敬日躋也明明在朝穆穆布列鞀鐸之招不嫌於屈巳解網之祝總期於好生德至矣哉雖堯舜大禹何以加兹而必先稱其不邇不殖則可知致治之有由而端本澄源之必有其道矣抑臣更有進者聲色貨利之惑人一也而聲色尤甚王者以天下為家以四海為富稍有意於致治

其於貨利自可視之淡如聲色則不然其端甚微其來甚便其事若無妨於政治而不知人主一留意於此則諂臣媚子得乘間以肆其蠱惑之術於是思所以鉤致之崇奉之奇技淫巧之說進而聚斂附益之途開是聲色者貨利之媒而貨利者聲色者

尤殖貨利之漸也惟成湯爲天錫智勇之主智則明足以察幾而於嗜欲之易迷者灼見而不惑勇則健足以致決而於嗜欲之難割者屏絕而不疑



蓋不邇以清不殖之源不邇不殖以立用人行政之本人道危微之所由判而王霸純雜之所由分也其斯為義制事禮制心懋昭建中而表正萬邦之實也歟

書經

克寛克仁

編修臣熊暉吉

臣謹按寛仁之說散見經書者不一而足而易曰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成湯懋昭大德寛仁畢備故能式商受命表正萬方如此臣嘗以為三王之治若循環夏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要其極不能以無敝故窮則變變則通至於立國之

規模御世之要道合先後聖而皆同垂千萬世而
不易則固未有能外寛仁者也何者天生民而立
君人君奉若天道者也天之道包含覆幬周遍罔
外動而為陽靜而為陰散而為四時而說者以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然則語度量之廣大心性之慈愛總
莫如天人君得不象之哉去聖既遠邪說繁興而
治申商之學者方取必一切之威以行其督責恣

睢之術秦一迹之又加甚焉其為效何如也臣聞善醫者不視形貌之肥瘠視其六脈之安否覘國者不計國勢之强弱視其元氣之盛衰寛仁者培養元氣之大本也古先王知有國者之元氣可培養而不可斲削也以為急趨者無善步促柱者鮮和聲密文網者多殘厲斤斧者必折故仁以立其體寛以致其用以仁之至而益見其寛以寛之至而益見其仁故其於用人也不以寸朽棄長材

不以一眚掩大德瞽者為樂刖者為守宮者為閽因器而使無棄人也其於民也呴嫗若慈母保抱若嬰兒恤煢獨賑貧窮輕稅薄斂寧約巳節用無損下益上也其於用刑議獄也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八議之典三宥三赦之制哀矜惻怛欽恤有加也其於羣臣百工也忠信以孚之重祿以厚之養其廉恥而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也其於聽言受諫也川澤納汙山岳藏垢霹雷霆之威察芻蕘之

言而誹謗勿誅採擇無遺也當是時九重端居運量實為根本悠久之計必不屑為功利淺近之謀而在廷宿德元老交贊廟謨亦莫不以博大開上心忠厚逹上旨夫然故旼旼穆穆蒸為太和薫然如風藹然如春故其化之成人多君子家敦淳樸險刻咸消嚚淩不作上有以昭格天命下有以蟠結人心唐虞三代尚矣其後漢唐宋之享國綿長孰不由此或慮寛之過每失於縱弛仁之過每失

於姑息夫照之以明斷之以勇持之以剛制之以
義禮樂刑政皆寛仁中所自有之條理也晏嬰曰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堯舜
之朝何嘗不放流誅殛何嘗不奮庸熙載黜幽陟
明然終古頌堯舜終古頌寛仁也寛仁豈真有失
哉參苓之補益也人知焉不善用之亦足以致疾
天下終不以參苓之無所益而竟不用也然且將
以烏喙代之乎夫烏喙顧可嘗食乎哉昔魏徵勸

太宗以帝王之道封德彝以為不然太宗力行徵
言後卒奏治　臣謂寛仁真乃帝王之道也世之如
德彝所見者不乏矣夫惟明主固必能辨之也

書經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編修臣沈文鎬

蔡沈曰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

臣謹按成湯顧諟天命聖敬日躋其盛德已無斁矣而仲虺猶以懋昭為言誠欲其勉之又勉明之益明作民之極而建其中也夫中之説始自虞廷而執中以建極於民之實則在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兩言盖中之理即事而存自立政用人以及寢興服食各有當然之理若處事有一毫未到

恰好處便不是中惟制之以義而事有萬變總裁度以當然之理則因物付物事無弗中矣中之理即心而具凡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皆有自然之節若此心有一刻未就防閑處便失其中惟制之以禮而心有萬感總範圍乎自然之節則不偏不倚心無不中矣夫義禮德也以之制事制心即懋昭以建中也蘊之於巳彰之於民垂之為法則於以定億萬年無疆之業而為子孫所共守者不

外乎是非僅一時之治表正萬方已也抑臣更有思者人心為萬事根本未有心不就於範圍而能處事皆得其當者況人君日理萬幾皆受裁於一心惟主敬以立心之極寡慾以清心之源俾一心之内有主而虛無欲而靜然後化裁推行以妙萬物之感則必制心以禮而後能制事以義也與

書經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監察御史臣薛瀲

蔡沈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内外合德而中道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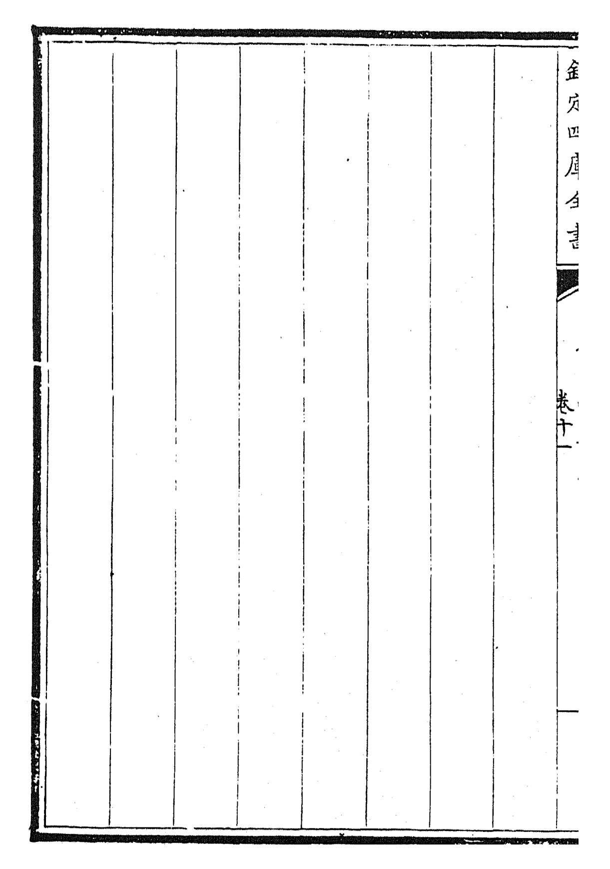
臣謹按中之一言千聖相傳之統百王出治之原

人主懋昭之實而凡為天下國家之所莫能外也溯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即中也惟帝降衷厥有恒性性即中也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中則同得此仲虺所謂大德虞書所謂峻德太甲所謂明命無二物也其建中于民奈何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氣拘物蔽非失之不及即流于太過而協中者鮮實賴主治者大作師作君之任隆裁成輔相之功克綏厥猷納民軌物表端于上斯影直于

下此建中所由名而懋昭之實際也且夫中也者非虛懸而無所麗也固即義理以為端建中者非缺略以為功也必合制事制心以執其極心之裁制為義曲成萬事而不遺非秉之為主宰則妄動而招尤退縮而畏事而天下之達道不行矣理之節文為禮範圍一心而不過非持之以檢攝則淪于虛寂流於縱逸而天下之大本不立矣必也事有萬端而一以義為斷不敢恃才不敢矜智量其

可否揆其重輕權度不差而剛柔寬猛之悉協其則心有萬慮而一以禮為坊無敢作好無敢作惡守其官而思無越安汝止而神常凝主靜立極而喜怒哀樂之不踰其閒察之惟精而務絶疑似守之惟一而務絶二三夫如是義以方外則蕩平正直而中之用行禮以直内則鑑空衡平而中之體立自正其身而正民之身者樹之的自正其心而正民之心者作之型洪範所云皇建其有極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者非建中于民之明驗乎然王道本于天德立體乃可致用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然則建中者實協中所由致而制心者尤制事之先務也歟



書經

建中于民

監察御史臣葛峻起

臣謹按自昔聖王之治天下其神明廣運以躋斯民於蕩平正直之域者中而已矣顧中為斯民所同具而非民之能自為中也惟主德清明有以示之準而立之則以範圍於莫外斯遵道遵路無黨無偏而會歸其有極此商書仲虺之誥所以以建

中于民誨誨為成湯進也盖中以不偏不倚為體無過不及為用唐虞以來帝王授受之心法莫不以允執為兢兢而禮樂刑政之原胥出於此大哉中乎其治天下之本乎今夫人君之一好一惡天下之風俗繫焉一言一動天下之則傚關焉故於已為執中而於民則為建中惟能執而後能建孟子叙存之之統而曰湯執中是即建中之謂也然欲建中于民未有不本於懋昭大德者湯德本大

而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葢昭則無時而不明惟精之道得矣懋則無時而不勉惟一之道得矣此湯所以紹五百年聞知之統而仲虺得以與於見知之列也歟且夫剛柔燥濕斯民之風土不齊賢否智愚斯民之姿禀亦異故論其性則莫不各賦一中而論其行則未能自協於中惟湯懋昭大德作極於上自立身行己以至敷政寧人之用悉合乎天理之當

然人心之極則以故首出庶物樹之風聲萬民雖衆無不受範於一中之内矣若夫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有今日之中施之異日而或爽其宜一事之中施之他事而或惩其節因時以善其用小心以察其幾使民之罔中者皆受裁於我之中以之行政而君道成以之敷教而師道立上以承虞廷十六字之傳下以開商家六百年之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中之全體大用無不備矣其在商頌長

發之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
遒其建中于民之謂乎

書經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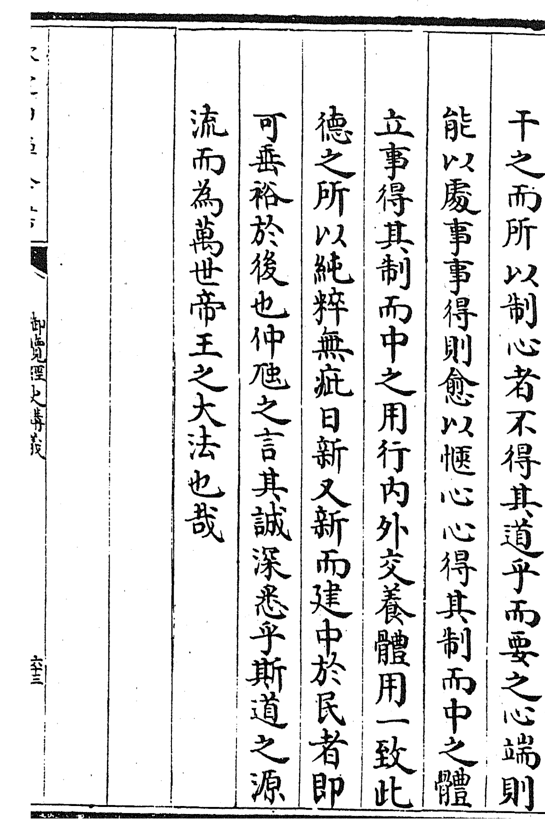
編修臣杜若拙

臣謹按帝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無用不行無體不立用有萬變而必不失其當然之則體本無為而必實有其守正之規蓋體用之同條而共貫者約之不外於一中而行而宜之適如乎事之分則義之權衡於一定然而存之適得其心之理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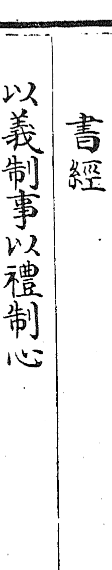
禮之範圍而不過自古性安之聖由仁義行周旋中禮者則以一中為授受而心與事已無所不該可以渾乎義禮之名而不必有其勉强牵制之勞茍非然者則事與心必受之以制而後不至於過差而所以制事與心者必準之以義禮而功乃確乎其有可據德乃日新而不自知此商相仲虺告湯以懋德建中而必實之以義制事禮制心也夫人君日有萬幾其為事也煩矣然而一事有一事

之宜萬事有萬事之宜或膠於一成之迹或設以意見之私或游移於兩可之說而不能斷毫釐有差謬悮已多在人君非不欲其事之善而所以制之者無其具則惟其義之未精也夫義即事而存是非可否截然不紊而惟隨時以觀理因物以察則確見乎義之所在而施之必協其分行之務要其歸則事為有制而用人行政之間萬舉萬當矣至於心又為應事之本而義所從出之原也平時

不能慎檢其心臨事何以精研乎義顧心之為體當靜存之時既易淪於虛寂而念慮之萌事物之感往往一發而不克中其節縱聲色不邇貨利不殖之主不至嗜好攻取之相尋而喜怒哀樂之間稍涉於偏倚視聽言動之端未準乎天則恐心猶善變而不得所制夫禮者理也理有節文斯謂之禮心以載理禮即以範心夙夜宥密之中察之也精守之也一務使心安於正而非禮之私不得而



干之而所以制心者不得其道乎而要之心端則能以處事事得則愈以愜心心得其制而中之體立事得其制而中之用行内外交養體用一致此德之所以純粹無疵日新又新而建中於民者即可垂裕於後也仲虺之言其誠深悉乎斯道之源流而為萬世帝王之大法也哉



書經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編修臣李龍官

臣謹按此言成湯窮理盡性之學內外交相養而所以建中於民之本也夫人主一身上而天地祖宗之所式憑下而臣鄰兆庶之所倚𠲜其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而宰萬幾之理者存乎心叢脞而事無所檢則業不廣馳騖而心無所坊則德不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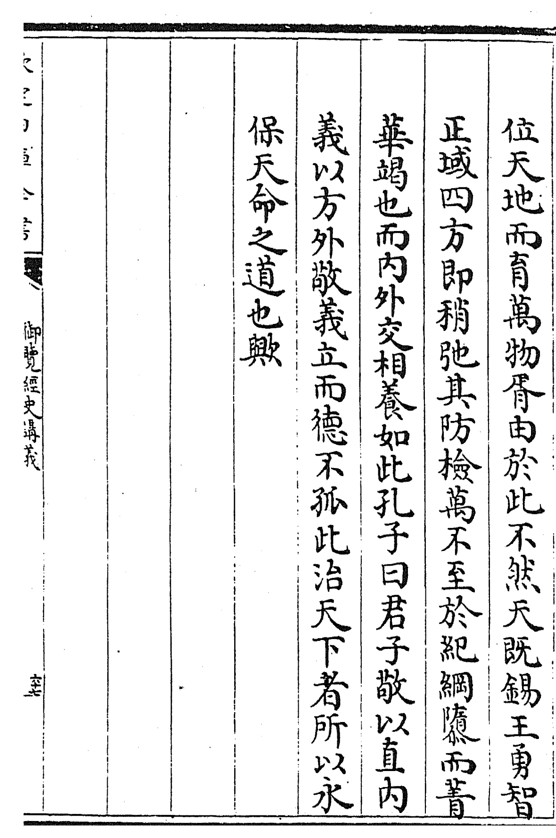
古聖王懋修於聖敬而致謹於日新昭上帝而式九圍其道百世猶當共凛也在昔唐虞授受一中焉止耳迨舜之命禹則人心道心之辨惟精惟一之功隱然有升降之懼焉若夫湯遷社既以創征誅之局典寶且將疑百姓之心苟共球受而競緑未化震竦猶存未可云建中於民也且夫中豈託言淡漠嬌語無為希神化之驟臻忽懋修之實功哉其所以表正萬邦者則固有其本矣德散於事

而用之所由行者則有義德凝於心而體之所由立者則有禮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矣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矣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凡我造邦各守爾典而況為天下之所繫屬者乎帝王之事與儒生異觀夫洪範八政周禮六官凡祀賓食貨兵刑禮樂莫不勞聖天子之經營以為之調劑而謹小慎微則日用酬酢亦不敢忽也苟幾微之未合宜則草野雖愚皆得以私議天朝之法守惟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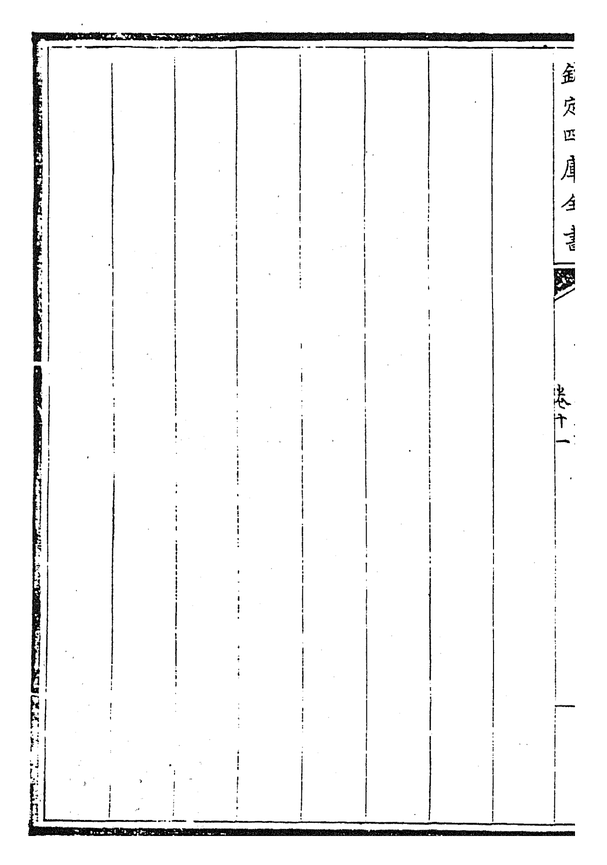
以義而後萬物各得其至善之地不偏不倚咸受
裁於中以黙運其曲成之化盖事散於外而義聚
於內平日既深喻其精微而和順於道德雖事之
變動不居而推行必歸於盡利由是賞必以功而
彤弓皆中心之貺也罰必以罪而噬嗑皆雷電之
章也舉者直而公孤卿尹皆一德之股肱也錯
者枉而郊遂撻艥皆鼓舞之教誨也本諸身而徵
諸民所謂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此也至於人君

之心所以宰制羣動者如星之有北辰也雖晦冥陰黙之中南北易迷而極星正則可攷而辨是非紛雜之中邪正易淆而王心正則可審而分然人主一心而環而伺之者衆封禪禱祀之足以中其隱也土木甲兵之足以快其志也聲色貨利之足以誘其衷也即一巳之視聽言動亦交相引而有不能自主之時苟舉念未合乎天則雖萬里之遠亦將進而窺九重之隱微惟制之以禮而後念慮

胥範於準繩之內有嚴有翼咸率由乎中以神明其矩矱之經蓋心兼乎情而禮原於性平日既克去其嗜慾而顒卬乎圭璋任心之操舍不測而成性必極其閑存由是志以道寧而威儀之抑抑也言以道接而德音之秩秩也文物以紀之而垂裳端冕昭其恭也聲明以發之而采齊肆夏著其和也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所謂齊明盛服非禮勿動者此也凡此皆中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位天地而育萬物胥由於此不然天既錫王勇智正域四方即稍弛其防檢萬不至於紀綱隳而菁華竭也而內外交相養如此孔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治天下者所以永保天命之道也歟



書經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傳曰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

臣謹按人主所以清出治之源而為萬事之本者心而已矣心不能無所蔽故必資乎啟沃之助而後不惑於似是之非何也心之為心洞達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具衆理而應萬事天下雖大而

心之體無所不包倫類雖多而心之用無所不貫廓然與天地同體浩然與天地同量惟其蔽於物欲之私雜乎氣質之偏然後燭理有所不精處事有所不當而見其狹小也必有以發其聰明開其志氣聲色嗜好不足以蕩其心奸邪讒佞不足以惑其志而後智周乎萬物而道足以濟天下也若不廣咨諏之路開衆正之門博採勤求則聰明志氣何由日進嗜欲何者當戒奸邪何以辨别四海

之大兆人之衆又何以周知不遺而措之得其當處之得其宜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言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舜之明目達聰禹之聞善則拜及乎殷周之盛王莫不皆然即三代而下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亦未有外乎此道而能興太平致盛治者也故聖主知之兼收並蓄細大不遺以衆知為知以衆心為心芻蕘不以下體而不採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英華靡遺幽隱必達有言逆耳必求諸

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其容而受之也如江河之不擇細流泰山之不辭土壤諒直者嘉之敢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則其智彌大其德彌光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而六合之大九州之遠一如堂陛之間規為措注若指諸掌也仲虺斯言可謂得為治之要矣

書經

好問則裕

監察御史臣張孝捏

臣謹按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類皆不恃一已之耳目而必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耳目不恃一已之心思而必合天下之心思以為心思誠以天下之大萬物之衆非獨義理無窮即事物之變態其千岐萬轍亦無窮誠有非一人之耳目心思所能徧

及者是以懋昭大德如湯建中於民如湯亦既足以垂裕後昆而仲虺猶必以好問則裕諄諄規勉焉今夫天下之首出庶物者大君也下此則才智之不逮不啻倍蓰宜若無足以仰裨聖學上佐治化者然而天地之理愚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語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明乎下問之有益而不可以卑邇淺近而忽之也惟是人君至尊

人之欲獻言者非無懇惻忠愛之誠而卒不勝其畏避顧忌之念是以吶者不敢言而言者亦有所不敢盡苟非動之以至誠加之以善導即恐蹇澁退縮胸中所欲吐者十且不得其二三是雖問猶之不問耳矣好問者無時無事不欲取證於人不以其人之愚賤而有所不屑也不謂所見之既明所守之既定而以為不必也惟隨時導引隨事諮詢俾各如其所見各盡其所言於是以天下之耳

目萃而為一人之聰明以天下之心思合而為一人之睿智精而理道著而事物近而左右遠而四海九州無不有以燭照數計洞察隱微而措施之間左宜右有所謂蓄之有本應之不窮其於治天下不亦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問者所以集衆益也而論既衆則理不能以盡同至於是非之際輕重之間毫釐千里之辨要必澄然一斷於大聖人之虛衷而無所惑然後能收衆益而不為輿論所

紛也故朱子論舜之問察用中而曰苟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則本原之地尤所以為好問之本者要而言之亦曰大居敬貴窮理而已矣

書經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侍講臣于振

林之奇曰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然天能降衷於民而不能使民保其固有故畀君以立教之任而使民不失其所降衷也

臣謹按此言民之性本於天惟聖主能綏猷以復

其性教之事也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薛季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稟天之聰明代天理物使民日遷善

臣謹按此言民之欲出于天惟聖主能時乂以給其欲養之道也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孫繼有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一民失所即非天地父母之心惟亶聰明者作民之元后作民之父母使之皆得其所

臣謹按惟天地能父母萬物惟元后能父母萬民蓋人為萬物之靈而元后則人之靈也此言養以成其教也

洪範王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敘

陳雅言曰武王以人君代天理物必使民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隂騭相協之心故道在敘其秉彝人倫也

臣謹按惟天相協民居惟聖攸敘人倫彝倫敘則人皆安常處順乃所以承天隂騭之心此言敎以成其養也

臣竊惟以上四條皆聖王承天立極之心法牖世

覺民之治統其道則君師兼備其事則教養並隆
故天生聖人必畀以聰明獨絶神靈首出之資者
非使獨為聖哲而已惟能悉聰明之用以範圍天
地曲成萬物然後聖人之性盡而天地萬物之性
亦盡至於天人賦畀之際自天而言則為降衷為
陰隲自人而言則為恒性為秉彜要之天下之民
其性得以永綏欲得以有主靈得以不昧倫得以
罔斁者無不仰賴於聰明天亶之聖人盖天地無

心而成化百姓日用而不知古昔聖賢推原天道責成人事異世同揆如出一口意固如此且夫生民者天也乂民者君也天以施生之德布惠於民而以乂安之任責難於君則天事易君事難矣况堯湯水旱本屬天行頑嚚閒生亦由天性然使災患未弭人心未格在君皆不得以天數而諉謝之故曰為君難然則其難其慎所其無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固歷聖之所同萬世之所凖也歟

書經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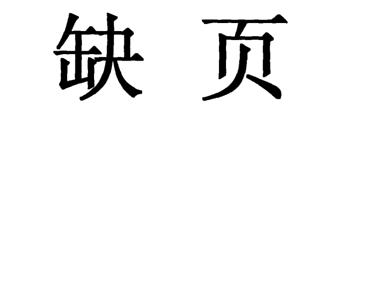
侍讀臣周玉章

臣謹按中庸天命之謂性盖原本降衷恒性之說也性者理也有所以主是理而命之人者尊之為帝易曰帝出乎震是化生萬物者帝也而陰隲下民者亦帝也自天而付之人則為降衷所謂繼之者善也自人而受之天則為恒性所謂成之者性也

真德秀曰深味降衷一言眞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可不敬哉朱子謂書言降衷詩言秉彜道理則一而名字位分有不同者夫恒性之與秉彜初無異解惟是有物有則指形質附麗而言如五事則有恭從明聰睿五倫則有親義序别信一物各具一則若中為天下之大本萬理之所從出在天為太極之眞宰降之于民則渾然一中并仁義禮智性之名亦未嘗區而分

之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由是而之焉或見吾性中之仁或見吾性中之義或見吾性中之禮智信順其自然而率性之道出焉即所謂猷也特是禀氣受質之先既不無清濁純雜之殊形生神發之後又難免知誘物化之累於是聖人定之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克綏厥猷惟后矣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則所以化道而安全之者其事蓋詳其責綦重洪範曰皇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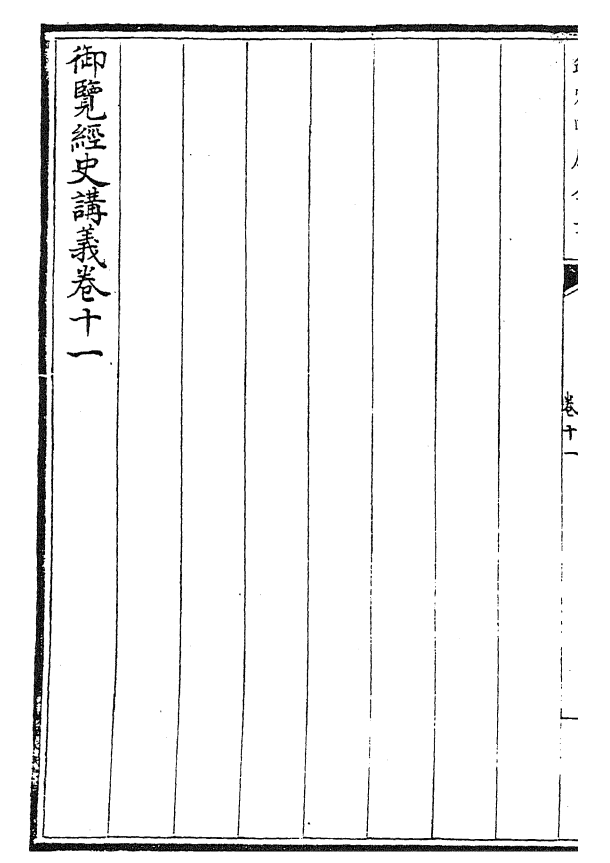
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協居與降衷同出於天而建極與綏猷功歸於后固可以互相發明者且夫中者古聖人所以傳心而傳道也執中之旨肇自唐虞然危微精一雖包乎性命之理而未嘗明言之惟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直推原上天生民生物之心重念作君作師之任而以降衷者見所性之同復以綏猷者立為治之本此所以上接唐虞執中之傳而下開萬世言性之始歟


缺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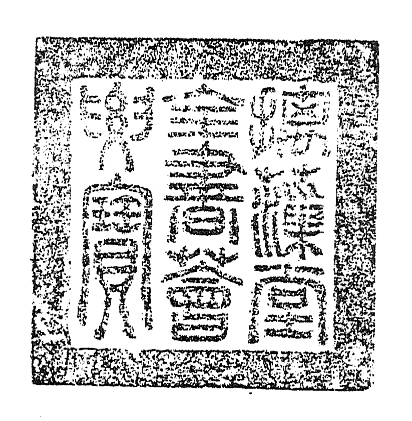
乎書有之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
于市此伊尹之為上為德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此伊尹之為下為民也然則才識遠不逮古人者
將何以自效哉亦曰實盡其心而已夫苟不狥私
不計利不邀名不市恵其心既别無所為矣則格
心之啟沃為霖雨為鹽梅固曰為上為德即芻蕘
之獻替工瞽之箴規亦無非為上為德也膺養恬
之任惟勅懋和惟畢棄咎固曰為下為民即一方

之保障一時之振育亦莫非為下為民也且夫為上為下亦豈有二道哉夙夜緝熙之學非淺近所能窺深宫懋勉之功非臣工所能贊惟是効官分職存心利物于民必有所濟不徒託諸空言務有以見之實效故凡實心為上未有不為民者實心為民未有不為上者進豳風之頌陳無逸之謨繪監門之圖上千秋之鑑君德日新萬方樂業為民之至即所以為上為上之切乃所以為民分而言

之若有二端合而言之其理則一貫者也惟有不二不雜之心斯建有猷有為之績精神聚則識見因之而開志慮堅則才力因之而奮人臣致君澤民之道無他誠而已矣用人而曰其難其慎者無他誠與不誠必察之而已矣誠也者上祗有君下祗有民所謂念茲在茲主一無適者此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顧光曦